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差异

——治理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姬怡婷，骆 芳

（云南财经大学中华职业学院，昆明 650221）

摘要：基于所有权与管理权两个维度界定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并据此将治理类型划分为内部控制式、外部管理式、外部所有式和开放式 4 种类型，考察不同转型路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外向化转型总体上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但不同治理类型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外部管理式和外部所有式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外部所有式效果更强。优化股权结构与引入外部治理机制，有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治理水平。研究发现丰富了家族企业治理研究成果，并为其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治理类型异质性；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9.23；F27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17－0209－09

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由过去以依靠资本、劳动等要素为主的粗放式增长方式转变为以创新驱动、效率提升、绿色可持续为主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家族企业是世界经济体系里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在助力经济增长、吸纳就业岗位、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诸多领域，都发挥着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家族企业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市场竞争与发展压力。在此时代背景下，家族企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已然成为学界与业界共同聚焦。对于家族企业而言，高质量发展能够帮助其在代际传承、治理结构优化及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确保其长期稳定和健康地成长。

现有关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①关于企业高质量发展内涵与测度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围绕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界定与测度方法展开讨论。黄速建等[1]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兼具“高水平、高层次、高效率”发展状态与“持续创造价值”发展范式的综合性概念。在测度方面，部分学者通过构建多维评价指标体系对企业高质量发展进行量化[2]，指标通常涵盖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合作、社会共享等维度[3-4]；也有大量研究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并运用 OP(Olley-Pakes)法、LP(Levinsohn-Petrin)法、固定效应法等进行估计[5-6]。②关于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展开讨论。在企业内部层面，数字化转型、数智化、技术创新、新质生产力等因素被认为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相关研究分别从创新质量、技术转移、创新网络等角度进行了探讨[6-9]。此外，数字化创新、绿色技术创新、组织韧性以及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因素，也被认为能够通过资源协同、创新赋能和组织优化等路径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10-12]。在企业外部层面，市场型环境规制、营商环境、资源与情境因素等也被证实会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3-15]。③关于家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围绕代际传承、控制权结构、组织韧性、数字化创新以及产学研合作等视角展开。部分研究认为，代际传承中的风险规避倾向会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16]。也有研究指出，不同控制权配置结构会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差异化影响[17]。此外，Meng 等[18]研究发现，家族所有权与公司治理之间存在最优均衡效应，营商环境会削弱家族所有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Mitropoulos 等[19]则指出，企业技术能力、国际化投入以及外部环境差异会对

收稿日期：2026-05-06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26J0568)

作者简介：姬怡婷(1989—)，女，白族，云南昆明人，博士，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创新管理；骆芳(1989—)，男，贵州遵义人，博士研究生，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研究方向为资本市场、公司治理。

中小家族企业高质量发展效率产生重要影响。

综上,现有研究为探究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与经验支持,但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空间:①现有研究多将家族企业视为同质化整体,忽视了不同治理结构、所有权安排与管理模式之间的差异;②已有研究虽然关注数字化转型、组织韧性等因素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但对于不同治理类型下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路径差异的研究仍较为不足;③现有文献更多关注单一因素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缺乏从治理异质性视角对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进行系统比较与分析。

基于此,现从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出发,探讨不同治理类型下家族企业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机制。具体而言,关注家族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两个维度,依据控制权配置差异,将家族企业划分为内部控制式、外部管理式、外部所有式与开放式4种治理类型,在考察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是否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不同治理类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化影响。通过这一研究,期望为家族企业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1.1 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目前围绕家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与制约条件已形成多元研究脉络,现有研究大多从代际传承进程、产权控制权安排、组织抗风险能力、数字化变革实践以及国际化经营布局等多个维度展开探讨。在代际传承层面,有学者指出家族企业代际交接阶段普遍存在风险保守化倾向,这类经营思维倾向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企业高质量发展进程[16];从产权治理视角来看,不同形式的控制权分配模式,会对家族企业发展质量形成截然不同的作用效果[17]。有学者实证证实家族产权持股比例与内部治理架构之间存在最优适配区间,同时外部营商环境能够弱化家族产权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赋能效果[18];也有学者聚焦中小家族企业群体,证实企业自身技术积累水平、国际化布局力度以及外部经营环境异质性,均是影响其高质量发展效能的核心要素[19]。

综上,现有研究已经认识到治理结构、资源配置以及外部环境对家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但大多将家族企业视为同质化整体,缺乏从治理类型异质性角度深入分析家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尤其是关于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如何通过优化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以及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仍相对不足。

高质量发展强调企业在创新、协调、开放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实现长期价值创造[1]。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其高质量发展不仅依赖资源积累,更依赖治理结构优化与治理效率提升。传统家族企业通常由家族成员同时掌握所有权与管理权,虽然有助于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但容易引发第二类代理问题,即控股家族可能凭借控制权优势实施利益侵占、资源转移等行为,从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并降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此外,在“任人唯亲”的治理逻辑下,家族企业往往优先任用家族成员进入管理层,即使其专业能力与岗位需求并不匹配,也可能导致企业决策效率下降、创新能力不足以及战略短视等问题,进而制约企业高质量发展。

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则意味着企业逐渐引入非家族资本、职业经理人以及外部治理主体,推动所有权与管理权由封闭式家族治理向开放式治理结构转变。一方面,外向化转型能够通过引入外部监督机制增强对控股家族的制衡作用,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缓解资源侵占与利益输送问题,提高企业治理透明度与治理效率;另一方面,非家族管理者与外部资本的进入,有助于企业突破家族治理边界,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提高专业化管理水平与战略决策能力,从而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此外,外向化治理结构还能帮助企业获取更多外部资源与市场信息,提升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为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因此,家族企业通过外向化转型优化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有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与长期价值创造能力,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1.2 不同治理类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家族企业并非同质化组织,不同治理结构下所有权与管理权的配置差异,会对企业治理效率、资源配置能力以及战略决策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家族企业在所有权与管理权安排上的差异,会形成不同的治理模式,并由此产生差异化的经济后果。因此,在分析家族

企业外向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时,有必要进一步区分不同治理类型。

借鉴 Bennedsen 等[20]的研究,依据所有权与管理权是否由家族掌控,将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划分为4类:①内部控制式(类型Ⅰ)。控股家族持股比例不低于30%,且董事长与CEO均由家族成员担任,满足该条件赋值为1。②外部管理式(类型Ⅱ)。控股家族持股比例不低于30%,且董事长、CEO中至少有一人为非家族成员,满足该条件赋值为2。③外部所有式(类型Ⅲ)。控股家族持股比例低于30%,且董事长与CEO均由家族成员担任,满足该条件赋值为3。④开放式(类型Ⅳ)。控股家族持股比例低于30%,且董事长、CEO中至少有一人为非家族成员,满足该条件赋值为4。特别说明,以上4类治理模式均归属于家族企业范畴,不涉及家族企业向非家族企业转变的情形。进行细分后,前文所说的外向化转型是指外部管理式(类型Ⅱ)、外部所有式(类型Ⅲ)以及开放式(类型Ⅳ)3种治理形式。不同治理类型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

对于内部控制式(类型Ⅰ)来说,控股家族同时掌握企业所有权与管理权,虽然能够强化家族内部凝聚力并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但也容易引发第二类代理问题。一方面,控股家族凭借绝对控制权可能形成内部人控制,导致资源侵占、利益输送以及监督机制失效,增加企业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在"任人唯亲"治理逻辑下,家族成员即使缺乏专业管理能力,仍可能占据核心管理岗位,从而降低企业决策效率与创新能力。此外,高度封闭的治理结构容易强化家族风险规避倾向,使企业更倾向于维持既有经营模式,而缺乏长期创新投入与开放协同动力,不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对于外部管理式(类型Ⅱ)来说,家族企业在保持家族控股地位的同时,引入职业经理人或非家族管理者参与企业经营。相较于内部控制式治理模式,外部管理者的进入有助于打破家族治理封闭性,提升企业专业化管理水平。一方面,职业经理人具备更强的市场导向与战略决策能力,能够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提高经营效率;另一方面,非家族管理者的引入能够形成内部监督与制衡机制,降低控股家族机会主义行为,从而缓解代理问题。此外,职业经理人通常更加重视创新投入、组织变革与市场拓展,有助于提升企业长期价值创造能力,因此能够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对于外部所有式(类型Ⅲ)来说,控股家族通过降低家族持股比例,引入外部资本参与企业治理。在该模式下,虽然企业经营管理仍由家族成员主导,但外部股东的进入能够强化资本市场监督机制,提高企业治理透明度。一方面,外部资本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为企业创新研发、数字化转型以及长期战略投资提供资源支持;另一方面,非家族股东会对控股家族形成一定制衡,从而降低资源侵占与利益输送行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外部所有式治理模式能够在保持家族企业长期导向优势的同时,增强企业资源整合能力与治理效率,进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对于开放式(类型Ⅳ)来说,家族企业同时实现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外向化,引入外部资本与职业经理人共同参与企业治理。该模式下,企业治理结构更加市场化与开放化,能够同时发挥外部资本监督与职业经理人专业治理的双重优势。一方面,开放式治理结构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另一方面,企业能够更广泛地获取外部资源、先进管理经验与市场信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与环境适应能力。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不同家族企业治理类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

H2a:内部控制式(类型Ⅰ)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

H2b:外部管理式(类型Ⅱ)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H2c:外部所有式(类型Ⅲ)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H2d:开放式(类型Ⅳ)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以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观测样本,依据家族企业属性标准开展样本筛选。界定标准为:除实际控制人外,至少有一名存在亲属关系的家族成员参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企业的持股、经营管理及实际控制活动。

参照巩键等[21]的研究范式,进一步筛选出样本期内同时满足两项条件的企业作为最终研究样本:①企业实际控制人可追溯至单一自然人或家族,且家族控制权比例不低于15%;②企业内部至少有两名具有亲缘关系的家族成员持有股权或担任管理职务。

在此基础上,对初始样本进行预处理:剔除ST类上市公司、金融及保险行业上市公司,同时删除

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观测值。为规避极端数值干扰实证结果，对所有核心研究变量进行 1%～99%分位的缩尾调整。

2.2　变量定义

2.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衡量高质量发展。其用于衡量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产出与要素投入之比，刻画了企业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总效率。目前大多数研究中用总产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中间投入和企业投资来测算 OP 和 LP，以此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衡量[6,17]。参考孙秀峰等[17]的做法，用 OP 法和 LP 法衡量全要素生产率，使用基于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方法估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2.2.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transfor_)。参照 Bennedsen 等[20]的研究思路，从所有权与管理权两大维度界定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在所有权维度，外向化转型以控股家族持股比例是否低于 30%作为判定标准。选取 30%作为分界阈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相关规定：投资者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总股本 30%后，继续增持需依法发起全面或部分要约收购，30%也是上市公司要约收购的关键临界线。同时，30%的持股占比足以形成企业相对控股格局，具备实质性控制能力，因此将该比例设定为股权结构外向化的划分标准。在管理权维度，外向化转型界定为企业董事长或 CEO 由非家族成员出任。若控股家族持股比例低于 30%，或是董事长或 CEO 由非家族成员担任，满足任一条件即判定家族企业发生外向化转型，变量赋值为 1；反之则赋值为 0。进一步研究中，将家族企业治理类型分为以下 4 类：内部控制式(类型Ⅰ)、外部管理式(类型Ⅱ)、外部所有式(类型Ⅲ)以及开放式(类型Ⅳ)，后三者属于外向化转型的范畴，4 种类型具体的衡量方式在前文已详尽阐述过，此处不再赘述。

2.2.3　控制变量

选取如下变量为控制变量，包括董事会规模(Board)、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报酬率(Roa)、独董比例(Inde)、两职合一(Dual)、行业竞争(HHI)、地区(Area)，此外控制了控股家族特征，包括监事会家族成员占比(FSBR)、高管家族成员占比(FNR)以及实际控制人子女数量(CN)。变量定义见表 1。

2.3　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是否成立，构建如下模型：

$$TFP_t = \alpha_0 + \alpha_1 transfor_{}_{i,t} + \alpha_2 X_{i,t-1} + \varepsilon_{i,t-1} \quad (1)$$

式中：家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为被解释变量；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transfor_)为解释变量；X 为控制变量；α_0 为常数项；α_1、α_2 为系数；$\varepsilon_{i,t-1}$ 为随机扰动项。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	用 OP 法和 LP 法衡量
解释变量	外向化转型	transfor_	当家族企业实现转型时则取值为 1，否则取 0
	内部控制式	类型Ⅰ	控股家族持股比例不低于 30%，且董事长与 CEO 均由家族成员担任，满足该条件赋值为 1
	外部管理式	类型Ⅱ	控股家族持股比例不低于 30%，且董事长、CEO 中至少有一人为非家族成员，满足该条件赋值为 2
	外部所有式	类型Ⅲ	控股家族持股比例低于 30%，且董事长与 CEO 均由家族成员担任，满足该条件赋值为 3
	开放式	类型Ⅳ	控股家族持股比例低于 30%，且董事长、CEO 中至少有一人为非家族成员，满足该条件赋值为 4
控制变量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人数总和
	资产负债率	Lev	年度披露的资产负债表中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
	总资产利润率	Roa	年末利润总额除以总资产
	独董比例	Inde	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总人数之比
	两职合一	Dual	董事长、CEO 由一人担任则取 1，否则取 0
	行业竞争	HHI	行业内的每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与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合计的比值的平方累加
	地区	Area	上市公司所属地区
	监事会家族成员占比	FSBR	家族监事人数/监事会人数
	高管家族成员占比	FNR	家族高管人数/高管人数
	实际控制人子女数量	CN	进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子女数量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全样本下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在被解释变量方面,采用OP法测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6.576,标准差为0.759,极值区间为3.726～10.28;采用LP法测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为8.208,标准差为0.906,最大值为12.06,最小值为5.212。由此可见,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存在明显分化。

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transfor_)均值为0.511,变量取值区间介于0～1,其中1代表已实现外向化转型,0代表尚未开展转型。这一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中已有半数以上推进并完成了外向化转型进程。

3.2 相关性分析

主要变量相关系数见表3,其中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以OP法衡量)在1%的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家族治理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但具体是何种治理类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回归分析。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对各研究变量开展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VIF的最大值为1.58,均值为1.17,均远低于临界值10,充分说明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可进一步开展后续实证分析。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FP_OP	9 185	6.576	0.759	3.726	10.280
TFP_LP	9 185	8.208	0.906	5.212	12.060
transfor_	9 185	0.511	0.500	0.000	1.000
Board	9 185	6.379	3.517	0.000	17.000
Lev	9 185	0.377	0.181	0.057	0.816
Roa	9 185	0.045	0.062	−0.249	0.205
Inde	9 185	0.382	0.054	0.143	0.667
Dual	9 185	0.425	0.494	0.000	1.000
HHI	9 185	0.194	0.175	0.000	1.000
Area	9 185	3.492	1.221	0.000	7.000
FSBR	9 185	0.017	0.074	0.000	0.667
FNR	9 185	0.180	0.161	0.000	1.000
CN	9 185	1.105	1.430	0.000	12.000

3.3 实证分析

3.3.1 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为了检验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模型进行回归,回归分析在Stata15.1中完成。表4报告了模型(1)的检验结果,列(1)、列(2)中,当用OP法来估计高质量发展时,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transfor_)的系数估计值为0.083,且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当用LP法来估计高质量发展时,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transfor_)的系数估计值为0.076,且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不控制年度和行业变量时[列(3)、列(4)],上述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结果表明,非家族成员的介入优化了控制权配置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监督缺位的问题,有效监督制衡机制的建立,为发展所需的资源以及配置效率的提升提供保障,从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综上,假设H1成立。

3.3.2 不同家族企业治理类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1)以TFP_OP方式衡量的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检验不同家族治理类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以TFP_OP方式衡量)的影响,运用OLS模型进行回归,回归分析在Stata15.1中完成。表5报告了检验

表3 变量相关系数

变量	TFP_OP	transfor_	Board	Lev	Roa	Inde	Dual	HHI	Area	FSBR	FNR	CN
TFP_OP	1											
transfor_	0.114***	1										
Board	0.186***	0.068***	1									
Lev	0.440***	0.115***	0.121***	1								
Roa	0.119***	−0.102***	0.012	−0.309***	1							
Inde	−0.023**	−0.105***	−0.219***	0.000	−0.012	1						
Dual	−0.084***	−0.424***	−0.036***	−0.033***	−0.016	0.109***	1					
HHI	0.079***	−0.033***	0.051***	0.054***	−0.033***	0.023**	0.003	1				
Area	−0.054***	0.026**	−0.073***	0.031***	−0.019*	0.009	−0.019*	−0.040***	1			
FSBR	−0.007	0.012	0.012	0.005	0.0170	−0.036***	0.002	−0.027***	−0.025**	1		
FNR	−0.136***	−0.541***	−0.038***	−0.143***	0.070***	0.101***	0.352***	0.030***	−0.028***	−0.019*	1	
CN	0.037***	−0.093***	0.009	−0.028***	0.039***	−0.067***	−0.109***	0.016	−0.039***	0.043***	0.112***	1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表 4　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TFP_OP	TFP_LP	TFP_OP	TFP_LP
transfor_	0.083***	0.076***	0.075***	0.067***
	(5.15)	(4.14)	(4.40)	(3.53)
Board	0.032***	0.050***	0.024***	0.042***
	(17.31)	(24.20)	(12.93)	(19.99)
Lev	1.811***	2.477***	2.095***	2.742***
	(41.63)	(49.12)	(47.89)	(54.50)
Roa	3.508***	4.562***	3.410***	4.425***
	(26.37)	(29.36)	(24.34)	(27.25)
Inde	0.374***	0.419***	0.283**	0.305**
	(3.13)	(2.99)	(2.23)	(2.06)
Dual	−0.027*	−0.032*	−0.023	−0.027
	(−1.81)	(−1.92)	(−1.50)	(−1.53)
HHI	0.216***	0.289***	0.236***	0.283***
	(4.40)	(5.19)	(5.09)	(5.51)
Area	−0.038***	−0.017***	−0.035***	−0.013**
	(−7.25)	(−2.74)	(−6.45)	(−2.00)
FSBR	0.032	0.143	−0.190**	−0.072
	(0.37)	(1.48)	(−2.04)	(−0.69)
FNR	−0.266***	−0.325***	−0.279***	−0.334***
	(−5.46)	(−5.96)	(−5.45)	(−5.87)
CN	0.027***	0.030***	0.025***	0.028***
	(6.21)	(6.06)	(5.57)	(5.33)
Year/Industry	Yes	Yes	No	No
常数项	4.972***	6.308***	5.442***	6.587***
	(51.88)	(56.42)	(90.01)	(92.94)
样本数	9 185	9 185	9 185	9 185
R^2	0.390	0.432	0.297	0.364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括号内为 t 值。

结果，根据回归结果来看，内部控制式（类型Ⅰ）系数估计值为−0.083，且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外部管理式（类型Ⅱ）系数估计值为 0.032，且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外部所有式（类型Ⅲ）系数估计值为 0.084，且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开放式（类型Ⅳ）的系数估计值 0.011，但是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2）以 TFP_LP 方式衡量的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检验不同家族治理类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以 TFP_LP 方式衡量）的影响，运用 OLS 模型进行回归，回归分析在 Stata15.1 中完成。表 6 报告了检验结果，根据回归结果来看，内部控制式（类型Ⅰ）系数估计值为−0.076，且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外部管理式（类型Ⅱ）系数估计值为 0.035，且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外部所有式（类型Ⅲ）系数估计值为 0.103，且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开放式（类型Ⅳ）

表 5　以 TFP_OP 方式衡量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TFP_OP	TFP_OP	TFP_OP	TFP_OP
类型Ⅰ	−0.083***			
	(−5.15)			
类型Ⅱ		0.032*		
		(1.90)		
类型Ⅲ			0.084***	
			(3.93)	
类型Ⅳ				0.011
				(0.4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5.055***	5.036***	5.050***	5.057***
	(53.76)	(53.07)	(53.38)	(53.40)
样本数	9 185	9 185	9 185	9 185
R^2	0.390	0.388	0.389	0.388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括号内为 t 值。

表 6　以 TFP_LP 方式衡量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TFP_LP	TFP_LP	TFP_LP	TFP_LP
类型Ⅰ	−0.076***			
	(−4.14)			
类型Ⅱ		0.035*		
		(1.77)		
类型Ⅲ			0.103***	
			(4.15)	
类型Ⅳ				−0.023
				(−0.86)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6.383***	6.362***	6.376***	6.393***
	(58.22)	(57.48)	(57.91)	(58.16)
样本数	9 185	9 185	9 185	9 185
R^2	0.432	0.431	0.432	0.431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括号内为 t 值。

的系数估计值−0.023，但是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

综上，不论是以 TFP_OP 还是以 TFP_LP 方式来衡量企业高质量发展，不同家族企业治理类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回归结果有所差异。以上回归结果表明，对于高持股比例与非家族管理的外部管理式（类型Ⅱ）来说，凭借高度集中的控股权，家族企业内部决策效率显著提升，由此对外部环境的快速响应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赢取时间优势；除此之外，管理能力与专业技能更卓越的非家族管理者在降低代理成本的同时，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经验。对于低持股比例与家族管理的外部所

有式(类型Ⅲ)来说,非家族持股比例的上升能够对控股家族的短视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同时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资源支持,融合多方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家族管理者与周围合作伙伴保持长期密切的关系,有助于获取高质量发展所需的异质资源,减少发展阻碍。开放式治理模式(类型Ⅳ)虽然同时引入外部资本与职业经理人,但家族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双重弱化,可能导致家族企业原有的长期导向与情感治理优势被削弱,从而弱化开放式治理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因此,在家族治理4种类型中,仅有外部管理式(类型Ⅱ)和外部所有式(类型Ⅲ)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且外部所有式(类型Ⅲ)的促进作用强于外部管理式(类型Ⅱ),即最佳的治理模式在发挥家族凝聚力的同时,还能释放非家族企业优势,从而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综上,假设H2a、H2b、H2c成立。

3.4 稳健性检验

3.4.1 基于GMM方法估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上述验证家族企业治理转型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中,运用OP和LP法来估计全要素生产率,参考孙秀峰等[17]的做法,在稳健性检验中,运用GMM法来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检验结果见表7。根据回归结果来看,内部控制式(类型Ⅰ)系数估计值为-0.065,且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外部管理式(类型Ⅱ)系数估计值为0.028,且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外部所有式(类型Ⅲ)系数估计值为0.061,且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开放式(类型Ⅳ)的系数估计值0.009,但是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上述回归结果未发生明显改变。

表7 基于GMM法估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TFP_GMM	TFP_GMM	TFP_GMM	TFP_GMM
类型Ⅰ	-0.065***			
	(-4.07)			
类型Ⅱ		0.028*		
		(1.71)		
类型Ⅲ			0.061***	
			(2.86)	
类型Ⅳ				0.009
				(0.3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4.099***	4.083***	4.096***	4.101***
	(43.25)	(42.81)	(43.02)	(42.94)
样本数	9 185	9 185	9 185	9 185
R^2	0.359	0.358	0.358	0.358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括号内为t值。

3.4.2 调整家族企业定义

参照徐细雄和淦未宇[22]的做法,对家族企业进行重新界定:①企业实际控制人可追溯至单一自然人或家族,且家族控制权比例不低于10%;②企业内部至少有两名存在亲缘关系的家族成员持有股权或担任管理职务。依据这一界定标准,针对家族企业治理转型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开展稳健性检验。由表8可知,列(1)~列(4)是以OP方式衡量的高质量发展,列(5)~列(8)是以LP方式衡量的高质量发展。从回归结果来看,不论是OP还是LP,内部控制式(类型Ⅰ)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85

表8 调整家族企业定义检验结果

变量	TFP_OP				TFP_LP			
	(1)	(2)	(3)	(4)	(5)	(6)	(7)	(8)
类型Ⅰ	-0.085***				-0.078***			
	(-5.35)				(-4.29)			
类型Ⅱ		0.038**				0.041**		
		(2.22)				(2.07)		
类型Ⅲ			0.091***				0.113***	
			(4.37)				(4.65)	
类型Ⅳ				-0.003				-0.040
				(-0.12)				(-1.52)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5.091***	5.069***	5.085***	5.097***	6.411***	6.386***	6.401***	6.424***
	(54.80)	(54.04)	(54.37)	(54.45)	(59.10)	(58.30)	(58.69)	(59.04)
样本数	9 310	9 310	9 310	9 310	9 310	9 310	9 310	9 310
R^2	0.384	0.383	0.384	0.382	0.426	0.425	0.426	0.425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括号内为t值。

和－0.078，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外部管理式（类型Ⅱ）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38和0.041，且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外部所有式（类型Ⅲ）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91和0.113，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开放式（类型Ⅳ）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003和－0.040，且均不显著。上述回归结果未发生明显改变。

4 结论

以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家族企业治理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并探究了不同治理类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不同治理类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不同，其中有外部管理式（类型Ⅱ）和外部所有式（类型Ⅲ）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且外部所有式（类型Ⅲ）的促进作用强于外部管理式（类型Ⅱ）。

相较以往研究，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①从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的双维度权力结构（所有权与管理权）出发，构建了家族企业外向化转型的新定义框架。与传统的单一维度研究不同，通过引入“30%持股阈值”和“非家族高管介入”两个判定标准，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转型界定方式。这一创新性理论框架，能够更精确地揭示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动态变化，并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②提出了家族企业治理的“四类型分类体系”，将家族企业治理细分为内部控制式、外部管理式、外部所有式和开放式4种类型。这一分类体系突破了传统的家族与非家族二元分法，为家族企业治理结构的异质性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框架。通过这种细化分析，能够更好地揭示不同治理结构对家族企业发展的不同影响，丰富了家族企业治理理论。③深入探讨了不同外向化路径对家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化影响，发现外部所有式（类型Ⅲ）在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作用最强，其次是外部管理式（类型Ⅱ）。这一发现突破了简单的“外向化转型促进高质量发展”假设，揭示了不同治理形式的外向化路径在实际操作中的效应差异，为家族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提供了更加具体的实践指导。

本文的研究为家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管理启示。①高度集中的控股权与非家族管理的结合能够显著提升家族企业的决策效率，尤其在外部管理式（类型Ⅱ）治理模式下，家族企业能够更快速地响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赢得时间优势。因此，家族企业应考虑通过引入非家族管理者来提升管理水平，从而优化决策流程和资源配置，提高企业整体效率。②对于外部所有式（类型Ⅲ）治理模式，家族企业应重视股权结构的多元化与非家族股东的参与。非家族股东的介入不仅能有效监督家族股东的短期行为，还能通过丰富的融资渠道为企业提供更多资源支持，促进资源的高效配置。因此，家族企业在优化股权结构时，应考虑增加非家族资本的参与，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③最佳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应当在充分发挥家族凝聚力的基础上，结合非家族管理的优势。外部管理式（类型Ⅱ）与外部所有式（类型Ⅲ）治理模式所展现出的促进作用表明，家族企业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在保持家族控制力的同时，引入外部专业资源与管理力量，形成内部家族与外部管理的有效结合，从而推动企业在竞争中获得持续优势。

参考文献

[1] 黄速建，肖红军，王欣. 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J]. 中国工业经济，2018(10)：19-41.

[2] 谢煜. 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时空演变特征[J]. 统计与决策，2025，41(14)：168-173.

[3] 黄顺春，邓文德.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述评[J]. 统计与决策，2020，36(13)：26-29.

[4] 马宗国，曹璐. 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测度：2015-2018年1881家上市公司数据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17)：126-133.

[5] 胡海峰，白宗航，王爱萍. 供应链持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2024(9)：137-155.

[6] 张国琰，段文斌. 技术转移中介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设立的准自然实验[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5，47(8)：101-115.

[7] 杨起城，陈敏. 数智化转型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机理研究[J]. 科学决策，2025(7)：172-191.

[8] 彭华涛，杨阳，吴双，等. 技术壁垒对国际创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J]. 科学学研究，2025，43(12)：2597-2609.

[9] 温科，刘娟，邢丽云，等. 新质生产力、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高质量发展[J]. 统计与决策，2025，41(13)：23-29.

[10] LIANG L，BO Y，LI Y. Promote or inhibit? th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and enterpris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J]. Environment，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2024：1-26. DOI:10.1007/s10668-024-05582-6.

[11] 王波，石玉晴，杨保军. 数字化创新如何影响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管理协同与要素协同的双重视角[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40(3)：85-97.

[12] 温兴琦,孙凯新,李宣萱. 产学研合作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J]. 宏观质量研究,2026,14(2):48-61.
[13] 曹雪琳,刘丹. 市场型环境规制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2025(4):74-89.
[14] 陈晓红,刘浏,袁依格,等. 城市营商环境赋能元宇宙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J]. 科研管理,2025,46(6):93-103.
[15] 孙佳怡,杨忠,宋孟璐. 专精特新高质量发展路径:一项混合方法研究[J/OL]. 科研管理,1-15[2026-04-08]. https://link.cnki.net/urlid/11.1567.G3.20250723.1052.002.
[16] 霍远,宿婷婷.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企业高质量发展[J]. 财会月刊,2025,46(11):66-72.
[17] 孙秀峰,张文龙,冯宝军. 家族控制权和企业控制权的双层配置与家族企业高质量发展[J]. 管理评论,2025,37(4):156-170.
[18] MENG S,XU Y R,GAO X,et 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amily businesses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under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China[J].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2025,31(S2):325-348.
[19] MITROPOULOS P,MITROPOULOS A,VLAMI A. Factors affecting high-quality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family firms[J]. Journal of Family Business Management,2024,14(5):974-996.
[20] BENNEDSEN M. FAN J P H. JIAN M,et al. The family business map:framework,selective survey,and evidence from Chinese family firm succession[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5,33:212-226.
[21] 巩键,陈凌,王健茜,等. 从众还是独具一格?中国家族企业战略趋同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16(11):110-124.
[22] 徐细雄,淦未宇. 制度环境与技术能力对家族企业治理转型的影响研究[J]. 科研管理,2018,39(12):131-140.

Heterogeneous Paths of Extern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Family Firms: A Governance Perspective

JI Yiting, LUO Fang

(Zhonghua Vocational College,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650221, China)

Abstract: The extern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firms was defined from the dual dimensions of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 rights, and accordingly, governance types wer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insider-controlled, outsider-managed, outsider-owned, and open governance. The heterogeneous impacts of different transformation paths on corpora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ere examined. It is found that extern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corpora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verall, but the effects differ across governance types. Specifically, both the outsider-managed and outsider-owned modes exert positive effects, with the outsider-owned mode having a stronger impact.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optimizing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introducing extern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help improv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quality. The research enriches the existing body of knowledge on the governance of family firm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re provided.

Keywords: family firms; externalization transformation; heterogeneity of governance typ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